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14

俏娇妃 闹 皇宫

柳扶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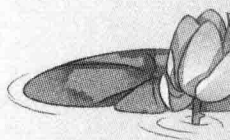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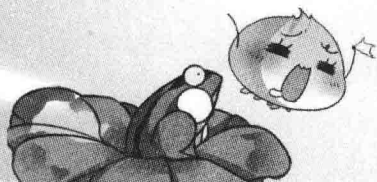
吉林摄影出版社



柳扶疏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轻小说 出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俏娇小仙闹皇宫 / 柳扶疏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5.7

(意林轻文库. 绘梦古风系列; 014)

ISBN 978-7-5498-2239-3

I. ①俏… II. ①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4872号

俏娇小仙闹皇宫

Qiaojiao Xiaoxian Nao Huanggong

著 者	柳扶疏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朱惹楠
图书统筹	凉小葵
特约编辑	杨 宁
绘 图	黄晶荃 程 莹 郑方园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张云丽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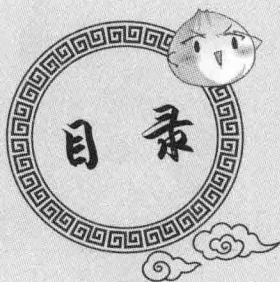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2239-3

定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第一章 / 001

锦澜仙君爱种菜

第二章 / 015

洋葱小仙初下凡

第三章 / 029

小跟班有大来头

第四章 / 043

舍“身”取义救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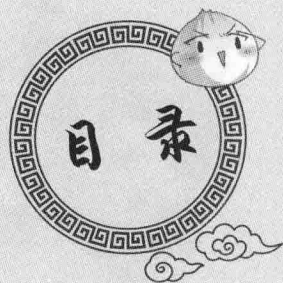
第五章 / 067

宫廷历险御膳房

第六章 / 089

美人如玉难对付





第七章 / 109

眠龙渊旁旧事浮

第八章 / 131

秋宴行刺引祸患

第九章 / 151

天牢遇险夜奔逃

第十章 / 167

泄露仙机犯天条

第十一章 / 185

心字成灰泪两行

第十二章 / 201

三百年华如梦过





第一章

锦澜仙君爱种菜

这世间的一切生物都是有灵气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若是勤加修炼，皆可获得修为。而大部分修炼的生物还可以获得精魄，通俗地说，就是成了妖。妖和人一样，都是有好有坏，好的自然还是占大多数的。成了妖之后，要么继续勤奋修炼成百上千年，要么在机缘巧合之下，修炼成仙。

杨淙淙就是这么一个绝对不勤奋，恰恰比别人多了那么点儿“机缘”的洋葱小仙。

什么？你说见过花仙、树仙，为什么洋葱也能修炼成仙？

呃……其实杨淙淙自己也在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

在杨淙淙的记忆里，完全不记得当自己还只是一棵小洋葱时的事情，也完全不记得是怎样修炼的。似乎只是睡了一觉，一睁开眼就是现在这样了。

这样的话出去，说不定会遭到无数修炼多年却还没得道的小妖的围殴，但的确是真的。杨淙淙也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锦澜仙君，锦澜仙君挠挠头，用无比真挚的眼神望着她，半晌说出两个字：“忘了。”

杨淙淙简直要晕倒。

说起自家的这位锦澜仙君，杨淙淙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在三百年前刚睁开眼的刹那间，她看到一个身穿粗布衣衫的男子蹲在自己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她看了看他的年纪，嗯，二十来岁，还算年轻。她又看了看他的容貌，嗯，五官清秀，还算俊朗。她刚想对他打个招呼，忽然听到他站起身来喊：“出来了！终于出来了！”

刚出生的杨淙淙虽然身体只有婴儿般大小，但身为仙体，智力已经是成年人的水平了。看到眼前有这样一个如此欢迎自己，她不由得暗喜，但还是故作淡定地说：“我……”

话还没有说完，就在这时，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没有穿衣服！

虽然身体只是一个小小婴儿，但也不能这样吧，好歹她的心是颗正值花季年华的少女之心啊！杨淙淙尖叫起来，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不要看！你这个色狼，不要看！”

捂了一会儿，叫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发生，她听到那个人还在不停地感叹：“出来了，终于出来了，这么久的心血啊……”

杨淙淙把捂着眼睛的手放了下来，发现那个人的目光看上去像是在看着她，其实是从她的头顶越过，看着她的身后。她转过头去，发现自己身后的土壤里冒出了一点点嫩绿，看上去依稀像是一棵大白菜的嫩芽。

原来他根本不是在看她，原来她刚刚以为的一切都是自作多情？

杨淙淙忽然觉得有点儿生气，气鼓鼓地站起身来走了出去。那个人仿佛这时候才注



意到了她，立刻追上去说：“哎呀，杨淙淙，我刚刚只顾着看那棵翡翠白菜了，没有注意到你，别生气嘛……”

她原本正在生气，一听到这话，不由得说道：“咦，杨淙淙？这是我的名字吗？还挺好听的呢。”

男子的脸色有一瞬间微妙的变化，不知道是无语还是尴尬，过了片刻才小声地说：“其实……我刚叫的不是杨淙淙，而是……洋葱葱……”

“什么！”

她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原来她竟是一棵洋葱！

这就是她和锦澜仙君的初次见面。

后来有一次，她一边吃着锦澜仙君亲手做的蒜蓉烤茄子，一边问：“仙君，洋葱就洋葱嘛，干吗还要叫‘洋葱葱’，肉麻死了。”

“以前我去人间，看到人间的父母叫小孩儿都是这样的啊，吃饭要叫‘吃饭饭’，喝水要叫‘喝水水’，睡觉要叫‘睡觉觉’……”锦澜仙君往正在烤的茄子上最后撒了点儿盐，夹到她的盘子里，说，“来，吃茄茄。”

杨淙淙“咕咚”咽了下口水，看着他一脸认真的表情，同样认真地回答：“谢谢你，仙君君。”

锦澜仙君的鸡皮疙瘩掉了满地，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对她说叠字了。

虽然最开始只是误会了锦澜仙君说的话的意思，但“杨淙淙”这个名字还是保留了下来。锦澜仙君甚为赞赏这个名字，说从中听出了气吞山河之势。杨淙淙暗想：照这样说来，打个嗝也能从中听出对天下苍生的大爱无疆了。

锦澜仙君修炼了上千年，但是相貌还是二十多岁的样子，总是乐乐呵呵，偶尔有点儿健忘，似乎对什么都不太在意。但杨淙淙听人说起过，三百年前的他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修为高深，在天庭中掌管众神仙经历仙劫之事，是极其重要的人物。

在普通人看来，神仙没什么可烦心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每位神仙都要每隔若干年下界经历一次仙劫，若渡得过去，那么修为可增高数倍；但若渡不过去，将十分危险。掌管仙劫可是大事，每位神仙都不能避免，所以那时候在天庭里，没有哪位神仙不来和锦澜仙君搞好关系。

但后来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三百年前，锦澜仙君在经历自己的仙劫时受到重创，失去了大半仙力，险些丧命。自那之后他就不再担任原来的职务，只在天庭中挂个闲职，也没什么事做，平时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自家菜园里种种蔬菜瓜果以及烹制美食，还有欺负杨淙淙。



“欺压”这个词是杨淙淙说的，锦澜仙君并不承认。但杨淙淙觉得，他长了一张看起来单纯无害的脸，每次眨眨眼睛，说几句软话就能让她毫无抵抗能力地去为他干活儿，这种“软刀子”比任何强硬的手段都有效，谁让她就是这样嘴硬心软呢？

杨淙淙在听说锦澜仙君威风凛凛的往事之后，有一段时间她时常缠着他让他讲，但每次总被他用无比真诚的一句“下次再讲吧”简单地打发掉，但到了下次，也就没有“下次”了。时间一久，连杨淙淙自己也忘了。

从当初锦澜仙君在园中与她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去三百年了。杨淙淙的身体也从小女婴长成了妙龄少女，照她自己的话说，虽然长得不算倾国倾城，但还是勉强能看的。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锦澜仙君默默地加了句：“也只是‘勉强’而已……”

杨淙淙喜欢穿浅紫色和淡红色的衣服，这可能跟她身为洋葱的本质有关，但她从来不喜欢别人提起她是一棵洋葱的事实。在天庭里，各种神仙都有，有的是从人修炼来的，有的是从花朵修炼来的，有的是从鸟雀修炼来的，怎么说都比从一棵洋葱修炼来的要好听得多了，况且如果要深究起来，她还不算自己修炼成仙的。据锦澜仙君说，有一次他无意中路过人间的菜园，被其中一种圆圆的紫色蔬菜吸引了，于是拿了一棵回到天庭栽种到自家菜园里。后来有一次他给洋葱旁边的那棵翡翠白菜锄草，不小心把手划破了，一滴血滴落到了洋葱身上，于是杨淙淙就出现了。

杨淙淙本来对自己身为一棵洋葱的事实就够沮丧了，如今听锦澜仙君这样一说，不由得更加沮丧了。锦澜仙君安慰她说：“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是有用的，如果没了洋葱，那很多菜都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味道，对吗？”

杨淙淙觉得他的话分外有道理，于是她对生命意义的第一次思考就这样在锦澜仙君的一句话中不出意料地结束了。

锦澜仙君跟别的神仙不一样，他生活很简朴，从来不穿华衣锦服，家里的布置也是简单朴素的。有一次他带杨淙淙出门，在路上遇见释白仙君，身后带着一位小仙，两个人都打扮得华丽无比。杨淙淙以为他们是去赴宴的，最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去参加天界小仙比武大会。

释白仙君看到衣着简朴的锦澜仙君和杨淙淙，讥讽说：“哟，刚才远远看去，我还以为是个捡破烂的呢，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你们两个啊。”

他身后的那个名叫坞邕的小仙也随声附和：“原来锦澜仙君喜欢养一棵洋葱当宠物啊，真是奇特的爱好呢。”他神情嚣张，鼻孔都要扬到头顶上去了。

杨淙淙要冲上去揍他，被锦澜仙君拦住了。

两个人走后，杨淙淙愤愤不平：“仙君，别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你干吗还拦

着我？”

“我问你，以你的修为，打得过塙邕吗？”锦澜仙君说。

“打不过。”虽然十分生气，但杨淙淙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自从出世以来，她就没有好好练过一天功，总是想尽办法偷懒，仙君虽然嘴上说她，但也舍不得她辛苦，对于她练功的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她是有那么一点儿修为，不过也全用来收敛自己身上的洋葱气息了。

“那我再问你，以我的修为，打得过释白仙君吗？”

“这个……我……”杨淙淙不好说，虽然知道自家仙君当年很厉害，但听说他三百年前因仙劫而失去了大半修为，实在是不好说。

“那我告诉你吧，我打不过他。”锦澜仙君说，“既然我们两个打不过他们两个，干吗还要去挨揍呢？”

杨淙淙不得不承认锦澜仙君说得很有道理，但也不由得很泄气。

仙界比武大会每三百年一次，修炼一千年以下的小仙都可以参加，对于最后获胜的那位，天帝可以满足他一个愿望。这次的比武大会杨淙淙并没有去看，但比武结束之后获胜者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天庭，令杨淙淙甚为郁闷的是，这个获胜者正是小仙塙邕。他获胜之后，向天帝提出给他三百年修为的愿望，天帝答应了。

那些天，天界里几乎所有的神仙都在谈论这件事情，以往比武大会的获胜者，有要珍宝的，有要升职的，但从来没有过要修为的。塙邕原本就有三百年的修为，现在又增加了三百年，等三百年后的下一届仙界比武大会时他就有九百年的修为了，获胜者毫无疑问还将是他。

杨淙淙听了，心里非常不爽，但也只能生闷气。她跟锦澜仙君说起这件事情，锦澜仙君一开始还坐在躺椅上听，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这让她更加郁闷。

所幸除了锦澜仙君之外，杨淙淙还有另外两个好朋友，那就是白猪小妖白珠珠和蒜头小仙白算算。

白珠珠的家在凡间的蒲罗山上，她最初是被一位婆婆从瘟疫后的村落里某户人家的后院中捡回去的，婆婆收养她并教她修炼，同时被收养的还有其它很多被遗弃的动物。哪知道婆婆收养他们并教他们修炼只是表象，真实的目的是取得他们的内丹来救自己曾经心爱的人，还好白珠珠侥幸逃脱。后来，婆婆失败了，魂飞魄散，白珠珠又回到了蒲罗山旁的平乐镇，和喜欢她的蝙蝠妖路飞一起过着简单的生活，虽然平凡，却很开心。

白算算，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其本体是一个蒜头了。在天庭中，锦澜仙君有位好朋友——太虚仙君。有一次，太虚仙君和景若仙子赌气，在她东莱花苑的水仙池里恶作剧

地种上了一棵大蒜，景若仙子竟然没发现。那大蒜在水仙花的掩护之下越长越好，绿油油的很是喜人，却迟迟不开花。景若仙子心里奇怪，前去查看，却发现这棵大蒜本身很有灵气，又因为长期受仙气浸染，已经成了一位身穿绿色衣裳的小姑娘，眨着大眼睛望着她。景若仙子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觉得好气又好笑，又觉得这个小姑娘十分惹人心疼，于是将她留在自己的东莱阁中了。

东莱阁虽然也属仙界，但并不在天庭之中，所以很久以来杨淙淙都没见过白算算，也不知道她的存在。直到有一次锦澜仙君带着她到东莱阁中参加仙界赏花大会，她才知道原来除了身为洋葱小仙的自己以外，还有个蒜头小仙。在此之前，白算算身为一个蒜头，也受到了不少嘲笑，这次初见杨淙淙，不由得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她们一见如故，热泪盈眶地聊了许久，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人能把她们俩分开了。

一次，她们偷偷下界到人间的澜冷河去，听说其中有很华美的水下宫殿，想进去看看，但一直没能找到。没过多久，白算算饿了，她们决定从河中捞鱼上来烤，第一网就捞了条全身火红的鲤鱼，看上去奄奄一息的样子。杨淙淙觉得这鲤鱼看上去半死不活的，可能得了什么病，吃下去说不定会闹肚子，于是把它丢回了河里。

但是后来，她们怎么捞都捞不到鱼，身上也没有银子，肚子饿得“咕咕”叫。这时候，白珠珠出现了，她刚从镇上买了酒菜回家，杨淙淙和白算算看着她手中篮子里冒着香气的烤鸡和红烧鱼，可怜兮兮地望着她……白珠珠被看得浑身发毛，终于把吃的都给她们了。

从那以后，她们仨便结识了。两仙一妖能成为好朋友，在别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在她们这儿却心安理得。她们仨成立了“最佳损友三人组”，时常一起去玩，一起去吃好吃的，也一起去闯祸。锦澜仙君知道这件事，但他从来不多加过问。

这天，锦澜仙君受孔雀仙子的邀请去她家赴宴。孔雀仙子对锦澜仙君有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锦澜仙君原本想要婉拒，但孔雀仙子说很多仙人都会来，于是他也只好前去了。这次，对赴宴从来不含糊的杨淙淙却破天荒地说自己决定好好修炼，不去了。锦澜仙君感动地看了她一眼，说：“淙淙，你终于觉悟了，我会替你打包好吃的带回来的。”然后就开开心心地赴宴去了。

锦澜仙君走后，杨淙淙开始忙起来。打扫屋子，煮饭做菜……过了一会儿，白算算来了，对她扬了扬手里的金丹，她们神秘秘地笑了。之后，她们一路有说有笑地来到南天门外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了已经按照约定时间在那里等着的白珠珠。

“珠珠，快点儿吃下去！”白算算把那颗金丹交给白珠珠，“这可是我给太上老君打扫了半天花园才得来的，他可抠门儿啦，好不容易才要到一颗。吃下去就会暂时掩盖

住儿你身上的妖气，我们两个用仙气包裹你，这样你就可以进入南天门啦！”

白珠珠想来天庭旅游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能如愿，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好闪亮的一颗金丹啊！”白珠珠端详了片刻，放进嘴里。

“怎么样，好吃吗？”杨淙淙问。

“没什么感觉……”白珠珠挠挠头，一脸无奈。这杨淙淙不问她感觉金丹有没有效，反而问她好不好吃，似乎搞错重点了吧……

“好了好了，快走！”在白算算的催促下，她们仨向南天门走去。

按理说，进南天门是需要腰牌的，但守门的天将一般不会盘查面熟的人，只有在没有见过来人的情况下才会查看腰牌。但这也没关系，杨淙淙已经准备好了一块假腰牌给白珠珠。

虽然十分心虚，但白珠珠还是装出一副无比淡定的样子向里走去。她们仨一边走一边说笑，聊的是之前听别人提起的坞邕喜欢一位仙子，而仙子却根本不理他的糗事，这是她们早就商量好特意来说的，不仅是为了装得自然，也是为了解气。

“几位仙子，请留步。”眼看就快要走进去了，守门的天将却忽然叫住了她们，她们心里都“咯噔”一下。

杨淙淙转过身去，问：“怎么了？”

天将说：“这位仙子看着面生得很，不知是哪路仙家？”

太上老君的金丹竟然不管用！杨淙淙在心里暗叫，可被他害死了！擅闯南天门可是大罪，她自己受罚倒没什么，如果因此连累了白珠珠和白算算那可就惨了。

唉，都怪我！杨淙淙在心里埋怨着自己，绞尽脑汁想着脱身之术。

“我？我……”白珠珠虽然紧张，但心理素质还是不错的，表面还是很淡定。她正想着怎么说才能搪塞过去，忽然看到守门天将走过她的身边，直勾勾地盯着白算算。

“你问我？”白算算得知是问自己，心里松了一口气，正色说道，“我是东莱阁中景若仙子府上的白算算，有什么问题吗？”

“白算算？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当然没有见过了，你整天在这里守门，怎么可能到东莱阁去……白算算心里这样说着，表面还是做出一副娇憨动人的模样，说：“哎呀，天将哥哥，我平时都是在东莱花园里的嘛，到天庭来得少，公务繁忙、为天庭每天尽心尽力的你自然没有见过我啦。”

白算算这马屁拍的，面不改色心不跳，还频频地向天将眨眼，连一旁的杨淙淙和白珠珠都受不了了。

“仙子，你……眼睛不舒服？”

一听天将如此正经的问话，白算算悲伤地看着他，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一招是白珠珠教她的，她说她每次买东西要砍价的时候都会这样，屡试不爽，当然，前提是对方必须是男的。但同样的一招，效果也差太多了吧？

天将要白算算出示她的腰牌，可巧了，她刚才把腰牌落在杨淙淙家里了，这下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了。

正巧这时候，一位神仙从南天门外面走了进来。她们仨定睛一看，正是杨淙淙的仇家——坞崑！

之前释白仙君和坞崑嘲笑锦澜仙君和杨淙淙的事，白珠珠和白算算都知道了，作为死党，白珠珠和白算算对他们俩也是恨得牙痒痒。好几次白算算在路上碰到坞崑都没理他，可巧了，不是冤家不聚头，现在居然在这里遇见他！

杨淙淙有点儿紧张，这个家伙不会落井下石，趁机报复她吧？

“天将大哥，这位仙子我认识，的确是东莱阁中的白算算仙子，因为不经常来天庭，所以难免有些面生，还望天将大哥能放她进去。”

什么什么？没听错吧？坞崑居然在帮她们！

“既然如此，刚才是我失礼了，还请白算算仙子海涵。”天将说完这句话，转身正要回到岗位上去，忽然又转回身来认真地说了一句，“对了，仙子，如果你眼睛不舒服的话，还是尽早去看仙医吧，否则延误了病情就不好了。”

白算算表情僵硬地挤出一个笑容，说：“好……多谢天将大哥。”

终于有惊无险地过了南天门，但杨淙淙的心里还是有点儿犯嘀咕：坞崑真会这么好心帮她们？不会吧，说不定有什么诡计！

“这个……算算仙子，我能不能……能不能……请你到寒舍喝杯茶？”走到了一个长廊边上，坞崑停了下来，憋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出这句话。

不是吧，一向以嚣张、好战著称的坞崑居然也会这么局促？

白算算原本对坞崑也没什么好感，此前只是在仙界赏花大会上见过他一次，之后就没什么交集了。坞崑忽然这么说，把她吓了一跳。

他该不会是想报复她前几次见了他却没理他吧？

“这个……我，我……”坞崑的脸憋得通红，“其实在仙界赏花大会上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想认识你了，奈何一直没机会……”

听到这句话，杨淙淙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什么？原来坞崑喜欢的那位仙子就是白算算？

显然，连白算算自己也被惊到了，一向以豪放著称的她此时也别扭起来，完全没了

刚才向守门大哥抛媚眼时的潇洒，老半天才说：“啊，那个……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和我朋友约好了，还有事情，就先行一步了，这件事情下次再说。”说完，她拉着杨淙淙和白珠珠就走。

“好的好的，一言为定。”坞邕显然把白算算的婉拒当成了答应，有点儿羞涩又很郑重地说，“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尤其是眼睛的病，千万不能再拖了。”

白算算强力忍住想掀桌的冲动，笑了一下，说：“好的，那我们先走了。”

望着她们三个离去的背影，坞邕不由得感慨：“算算仙子真是气质特别、蕙质兰心啊！”

已经走出老远的白算算忽然打了个喷嚏。

在被杨淙淙、白珠珠贼笑着“恭喜”了一路后，她们三个终于有惊无险地开始了“天庭一日游”。

说是天庭，其实主要的目的地还是锦澜仙君的府上。白珠珠第一次到天庭来，看到无数美轮美奂的宫殿不由得啧啧称赞，每经过一处华美建筑的门口都要问：“淙淙，是这里吗？”白算算看着她那满脸期待的神情，想告诉她实情的想法涌上来几次，终于还是被压下去了。

走了很久，周围的建筑也渐渐稀少了，还是没到。白珠珠不由得问道：“怎么还没到？”

“快了快了！”杨淙淙伸手指向前面，兴奋地说，“就是那里！”

白珠珠顺着她手所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座简朴得甚至有些寒碜的宅子，门口种着一棵歪脖子柿子树，树上挂了几个不怎么红的柿子，看上去蔫了巴唧的。

什么？就是这里？白珠珠惊得下巴差点儿掉到地上。

杨淙淙显然把她的惊讶当成了赞叹，一脸自豪地说：“怎么样，是不是很特别，很有仙气？”

“嗯……特别，的确是很特别……”不过有仙气，白珠珠实在不敢苟同。这宅子看上去分明跟她们村口那个卖肉的张屠夫家无比神似啊！

这真的是神仙住的地方吗？

杨淙淙热情地招呼白珠珠和白算算：“快点儿进来啊，别在门口站着了。”说完她自己先转身进去了。白算算走上前来，拍了拍依然没有回过神儿来的白珠珠的肩膀，深有感触地说：“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也是你这种反应。”

白珠珠紧紧地握住了白算算的手，忽然有了一种找到组织了的感觉。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但屋里打扫得很干净，这是杨淙淙为了迎接好朋友们而特意打扫的，这对于一向好吃懒做的她来说可着实不容易。杨淙淙带着白珠珠四处参观，俨然一副主人的架势，却被白算算说成“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锦澜仙君家里除了他自己以外，也只有杨淙淙一个了。有一次他说：“淙淙，我在这世上再没谁了，你就是我唯一的家人。”而语气里却没有一丝伤感的意味，而且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说的，此情此景让杨淙淙想爱心泛滥都没办法。

说到这里，杨淙淙有些气闷。那棵翡翠白菜，对，就是在她出世时锦澜仙君一直盯着看的那棵白菜，也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特别，总之锦澜仙君对它真是爱得很。即使那白菜三百年来只长了一丁点儿，还是那种黄不黄绿不绿的颜色，他也依然每天给它施肥浇水，丝毫不含糊。杨淙淙时常怀着醋意暗想：其实这棵白菜才是你唯一的家人吧？

之前有一次，杨淙淙在和别的小仙聊八卦的时候听她们说起锦澜仙君的往事，听说锦澜仙君的仙力之所以散去了大半，就是为了保住他深爱的人的一丝魂魄。这是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连一向没心没肺的杨淙淙听了都有些难过，原来自家仙君是这样深情之人。回去以后，她很认真地问锦澜仙君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结果却被他不屑地否认：

“坊间传言你也信啊，都能把猫说成老虎。”

杨淙淙撇了撇嘴，但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总而言之，锦澜仙君对那棵翡翠白菜绝对是疼爱无比的，所以杨淙淙看到那棵白菜被白珠珠踩了一脚之后，心里立刻浮上一个念头，那就是——完了。

其实事情很简单，就是锦澜仙君前些日子有事外出，交代杨淙淙要好好给菜园锄草，但是杨淙淙忘记了。没多久杂草就长满了菜园，郁郁葱葱的还蛮好看的。白珠珠在屋里屋外参观了一番后，注意力很快就被后院的菜园吸引了，当她见到这一园子的杂草时，两眼都放光了，激动地喊了一声：“车轱辘菜！”然后她就冲到菜园里拔草去了。

杨淙淙忽然想起来，白珠珠最爱吃的东西就是车轱辘草，她说那是草，白珠珠一定坚称它是菜。不管是草也好，菜也罢，总之白珠珠一见到它就坚持不住了。

杨淙淙正想提醒她小心脚下，千万不要踩到锦澜仙君的那棵宝贝翡翠白菜，就听到白珠珠“咦”了一声，然后抬起脚来看着地下，说：“这是什么？”

杨淙淙冲过去一看，那棵原本就长得不大的白菜几乎被踩扁了，叶子可怜兮兮地贴在了地上，她简直要晕倒了。她们用尽了仙力、妖力，奈何这棵白菜就是不为所动，刚才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白珠珠和白算算走后，杨淙淙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把这件事掩饰过去。她从门口的柿子树上折了几根细细的树枝下来，用它们撑住那棵已经歪七扭八的白菜，使它看

上去能勉强精神一些。

菜园里的车轱辘草全被白珠珠拔去了，菜园里又整齐了，但那棵白菜也因此显得尤为突兀。杨淙淙提心吊胆地等着锦澜仙君回来，祈祷着他不要发现她闯下的这场大祸。

不久，锦澜仙君回来了，杨淙淙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上前去，殷勤地给他端茶倒水。锦澜仙君像看一只妖怪一样看着她，半天才说出来一句话：“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我既没奸又没盗好吗，只是不小心干了点儿坏事而已……杨淙淙在心里弱弱地说。

“仙君，你今天去孔雀仙子家赴宴的情况如何？”她立刻无比明显地转移了话题。

“我原本以为她真的邀请了很多仙人去，没想到只有我一个……”

“啊？”杨淙淙愣住了，“那你……没被她占便宜吧？”众所周知，这个孔雀仙子性格豪放，做事是出了名的不拘小节，而且对锦澜仙君觊觎已久。仙君他该不会……

锦澜仙君惆怅地叹了口气：“罢了罢了，我去菜园里散散心。”

别人散心都是去花园，只有他是去菜园。杨淙淙一听这话急了，立刻冲上去说：“仙君，你饿了吧？我给你做饭去。”

“我不饿。”

“那你一定累了吧？我给你揉揉肩。”

“我不累。”

“那你……”

“淙淙啊，”锦澜仙君看着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怕被我发现？”

“不不不，怎么会呢？”杨淙淙立刻一脸郑重地摆手，“那棵翡翠白菜绝对没……”

“翡翠白菜？”听到这里，锦澜仙君惊呼一声，几步就跨出了屋子，来到了菜园。杨淙淙呆呆地站在那里，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给咬掉。

菜园里，所有的杂草都被拔得一干二净，那棵翡翠白菜就在菜园的**中心，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杨淙淙松了口气，刚想跟锦澜仙君解释，忽然一阵风吹过，她好不容易用几根树枝撑起来的白菜就这么软绵绵地倒下了。

杨淙淙心想这下完蛋了，虽然仙君平时对她纵容得很，不过这次也的确是她的错，这棵白菜他这么珍爱……杨淙淙像霜打的茄子似的低头站着，谁知道锦澜仙君却什么都没说，过了半晌才幽幽地叹了口气。

“淙淙啊，你在天界修炼有三百年了吧？”

“对呀。”杨淙淙不明白锦澜仙君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被孔雀仙子吓过以

后变得这么健忘，连这个也忘了？

“三百年了……”锦澜仙君似乎很感慨，杨淙淙正想问他怎么了，他就说道，“这三百年来，你修炼得如何？”

杨淙淙干笑了一声，说：“这个嘛……应该还说得过去……吧……”

天知道为了说出这句看似自谦的话，她在心里斟酌词句有多久，用了多大的自信。

“那就好。”锦澜仙君很严肃地点了点头，“这么看来，你可以下凡历练一番了。”

什么？下凡？她下凡的次数还少吗？隔三岔五地跟白珠珠、白算算去聚个小会什么的，去凡间的次数也的确不少了。

锦澜仙君继续说道：“你一直在仙界，过得无忧无虑，并不了解凡间的事情。我已经认真地思考过了，为了让你更加有所长进，下凡历练是必需的。”

虽然之前在她做错事的时候，锦澜仙君也经常用“下凡”威胁过她，但她知道那是开玩笑的，可这次情况跟以前不同，从仙君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她知道他是认真的。

杨淙淙一下就慌了，说：“仙君，你也知道我不怎么长进，下了凡估计结果也差不多，何必浪费你一番心意呢？不如就让我留在……”

“淙淙，我何尝不想让你留在仙界？但是如果你不外出历练，就如同闭门造车，修为根本无法获得进步。仙人修炼其实也同凡人一样，每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一个瓶颈，这种时候是最困难的时期，但若是突破了，修为就能大为长进。依我看来，你已经到瓶颈期了。”

这么说来，我这三百年来一直是瓶颈时期吧……杨淙淙虽然这样想着，但心里真的是十分着急：“仙君，我真的会好好修炼的！”

“你说好好修炼这种话，就跟说‘我饿了’一样，每天至少三次。”锦澜仙君很忧愁地看着她，“让你下界去，历练只是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你帮我找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嘛……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反正你先下界去就是了，机缘到了它自然会出现的。”

看样子仙君心意已决，这个凡她是下定了，要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什么时候会出现，就真的只有看“机缘”了吧。

“仙君，我舍不得你。”杨淙淙有点儿伤感，毕竟这三百年她最多也就是离开锦澜仙君几天而已，这一下界就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了。